

山东大学“985”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杨端志 主编



汉语典故词语散论

唐子恒 著

齐鲁书社

H136.2

山东大学“985”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杨端志 主编



汉语典故词语散论

唐子恒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典故词语散论/唐子恒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12

ISBN 978-7-5333-2126-0

I. 汉… II. 唐… III. 汉语—典故—研究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432 号

汉语典故词语散论

唐子恒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26-0

定 价 30.00 元

总序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汉语言文字学,作为个人应当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应当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这恐怕是每一个负责的语言学工作者都会经常考虑的问题。

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方面很多。首先,从个人来说,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大都是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教师,我们要教学,往往一个人要承担本科生一两门课程,我们要教学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还有硕士生、博士生课程,还指导博士后研究的问题,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指导博士后研究的内容也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从一个学科来说,各位教师的各个层次的课程合起来就是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教学、指导研究生是我们个人和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必须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或者说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问题。

其次,各年度各级不同层次的科研项目的审批,也在暗暗给教师们一个强大的信号,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要向国家级的、省部级的、学校的已批准的科研项目暗示的方向和新项目的“课题指南”靠拢。能不能得到各级课题往往决定一个人、一个学科的命运。各级课题暗示的方向和“课题指南”也是进行研究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总序

再其次,各年度国家的、教育部的、省的、学校的评奖,什么样的成果能得奖,什么样的成果不能得奖?得奖不得奖,像能不能获得项目一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一个学科的命运。因此,能不能获奖,自然又成为一个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再再其次,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国家的重点学科、省重点学科、强化建设重点学科的评审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评审,各级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有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具有引领学科学术发展的重大意义,更是我们每个负责的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学科带头人一定要考虑的大问题。

一般说来,教学对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引领直接反映了社会对人才、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各级各类评审是由专门的学术领导机构组织高水平的专家进行的,站得高,看得远,对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引领反映了国家或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更有前瞻性的理想,几个方面是统一的,都是为着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具有创新性的汉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这些自然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应当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还有具体的问题。

山东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殷孟伦、殷焕先、蒋维崧、吉常宏、刘景农、葛本仪、钱曾怡等学者创建发展起来的。现在方向齐全,队伍较强大,每一个方向上,都有比较好的成果。1981年在殷孟伦、殷焕先带领下,获得我国

首批语言学硕士点。1993年在葛本仪、钱曾怡带领下,获得语言学博士点。1998年杨端志作为两个主要带头人之一带领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目前,我们具有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两个博士点。“十五”期间,本学科被山东省评为重点学科,被山东大学遴选为“211”工程项目、“985”工程项目重点建设发展的学科,给予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十一五”伊始,2006年12月再次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被评为数量很少的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

学术研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汉语言文字学方面,葛本仪的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钱曾怡的方言学研究、方言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杨端志的训诂学、语义学研究,徐超的古文字学、汉字文化学研究,唐子恒的语法学、词汇学研究,张树铮的方言学、方言史研究,吉发涵的音韵学、词典学、语言文化学研究,杨振兰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词彩学研究,王新华的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研究,岳立静的方言学研究,贾宝书的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面,盛玉麒的汉语教学课件、网络课程、语料库、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等等,都有新的成绩,在语言学领域产生了新的影响。

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各位教师,也就是本丛书的各位作者,在殷孟伦、殷焕先、葛本仪、钱曾怡先生的影响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各位都非常重视语言学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论修养;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专攻,各有自己比较确定的领域;都非常敬业,非常勤奋;都非常团结,非常配合。可以说是一个有基础,有底蕴,目标明确,协作向上,有开拓创新精神,非常有冲击力的学术研究团队。

 总序

学术研究,要了解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还要知己知彼,彼就是学术界,要了解学术界行情。上面我们谈了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谈了我们自己。我们还要谈谈国内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行情。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队伍有两大支,一支是高校,一支是科学院。这两支队伍都招生,都传道授业。近二十年来,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了飞快的发展,不少部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诸如理论语言学,汉语史的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语法,古文字学,汉语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评价、定位和发展方向的设计,都一定要在这个大盘子中来进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特色。

我们认为,我们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原则应当是:继承传统,寻找新的增长点,发展特色。即发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信息处理等传统优势,并以之作为基础,作为手段,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渐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由明清语言到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史上来,包括由明清到现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语法发展史、语义发展史、语音发展史、方言发展史和文字发展史。这套山东大学“985”工程项目“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就是由继承和发展两部分形成的成果,即:既有传统学术的研究,也有新方向的研究。

为了使研究更有成效,在研究理念上,我们主张:语言内部,词汇、语法、语音、语义相结合;语言外部,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言语与语境相结合。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语言学与哲学、文学、史学关系是很紧密的。在西方,很多学科都关注语言问题,站在本学科的立场来研究语言,或者借用语言学的成果和方法

总序 

来研究本学科,语言学在语言哲学、诠释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语言哲学、诠释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也都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必须关注的相关理论与知识。

这套丛书中的著作,都是作者本人的科研成果,表现了作者学术研究新的成就,各有其特色。

我们欢迎语言学界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杨端志

2006年12月16日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一、典故名义	1
二、事典和语典	24
三、典源、典面、典形、典故词语	27
第一章 典故词语来源文献研究	41
第一节 考察典故词语来源文献的意义	41
第二节 典故词语来源文献情况综述	50
第二章 典故词语的构词研究	66
第一节 典故词语的音节构成	66
第二节 典故词语的语法结构特点	101
第三章 典故词语的语义研究(上)	128
第一节 典故词语和典源的语义联系	128
第二节 典故词语的表义方式特点	144

第四章 典故词语的语义研究(中)	172
第一节 典故词语的原义研究	172
第二节 典故词语词义的发展变化	212
第三节 典故词语词义变化的趋向	227
第五章 典故词语的语义研究(下)	246
第一节 典故词语词义的文化内涵	246
第二节 典故词语对汉语词义的影响	274
第六章 典故词语与熟语的关系	288
第一节 汉语的熟语	288
第二节 典故词语与成语	295
第三节 典故词语与其他熟语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30
后记	333

绪论

一、典故名义

用典是自古以来人们在语言表达特别是书面语言表达中常使用的方法。典故用得好,会收到言简意赅、含蓄凝练的表达效果。这里举几个例子:

金钗两股牢拴就,抵多少骑鹤上扬州。(元杨景贤《西游记》第一本第二出)

但我还想加上一个总结,以醒醒你的骑鹤上扬州的迷梦。(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

偶来何必逢安道,一笑还欣对阿戎。(明文征明《访王秉之不遇,为其子延望留饮》)

今托穆爷奉去《饮马荒城图》一幅,敬乞足下为焚化于赵公伯先墓前,盖同客秣陵时许赵公也,亦昔人挂剑之意。(苏曼殊《答萧公书》)

第一、二例中的“骑鹤上扬州”,典出南朝梁殷芸《小说》卷六:“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绪论

扬州自古为繁华之地，在扬州做地方官就成了一些人的欲望；“多资财”是古往今来许多人的愿望；古人多有成仙得道者骑鹤飞升的传说，骑鹤飞升也就是成仙，这也是一些人的梦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兼求三者，足见说此话者的贪得无厌；而且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两句话也反映了说此话的人在追求梦想时的异想天开。上面第一例用此典表示很多钱财，第二例用此典则表示不切实际的欲望。第三例用了两个典故：“何必逢安道”用的是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所记王徽之访戴逵事：“王子猷（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后遂以此典写思友访友之类的事。此处形容逸情放达，只求尽兴而不一定要见到探访的人。“阿戎”用晋人王戎事。《世说新语·雅量》：“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晋书·王戎传》：“王戎，字浚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王戎在童年、少年时曾是这样一位聪颖清雅的人，所以后人便以“阿戎”美称别人的儿子。文征明在诗中就用“阿戎”指代朋友王秉之的儿子。第

四例中的“挂剑”典出《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与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后人用此典，或以称颂人重信义，或以悼念亡友。

观察上面的例子，试想如果不用典故，把用典的地方换成直白的表达方式，“偶来何必逢安道”就要说成“我是乘兴而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要找的朋友”，这就要多说好多话。而“挂剑之意”，恐怕多说很多话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通过用典，只需“何必逢安道”、“挂剑”寥寥数字，就把要表达的意思交待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例的“骑鹤上扬州”如果换成“很多钱”之类，第二例的“骑鹤上扬州”如果换成“不现实”或“不合实际”，第三例的“阿戎”如果换成“朋友的儿子”或“朋友聪明清雅的儿子”之类，先不说意思表达得是否准确，从语言的风格和文采方面看，就变得呆板俗气，索然无味，比原来岂不大为逊色！由此看来，典故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世典籍极为丰富，自然给典故的产生、流行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便利的条件，使得古书典故成了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也在汉语中凝练产生了一大批颇具特色的典故词语。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这是目前学者们发现的“典故”一词的最早用例，但这里的“典故”指的是前代典章旧制和成例，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典故”的意思相去甚远。而《文心雕龙·事类》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明理引乎成辞，

征义举乎人事”倒是更接近于今天说的用典，陆侃如、牟世金二先生认为：“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①此外，在刘勰的时代，这种援引的“事类”并不称为“典故”。

《汉语大词典》在解释现今通行意义的“典故”时所举书证有两条：一条是清昭槿《啸亭续录·大戏节戏》：“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另一条是清赵翼《瓯北诗话·查初白诗一》：“语杂诙谐皆典故，老传著述岂初心。”昭槿是清宗室，嘉庆间袭封礼亲王；赵翼为乾隆进士，其所评论的查慎行（号初白）也是清康熙举人。如果《汉语大词典》搜集前代书证没有遗漏的话，那么“典故”一词的现今通行义是清代才产生的。吴直雄先生曾举《北史·邢邵传》“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证引赅洽”例，认为：“据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论说运用典故的最早记录。”^②但是，这个例子中的“典故”指的恐怕还是前代典章旧制或成例之类。该例的上文说：“（邢邵）博览坟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吉凶礼仪，公私谘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北齐书·邢邵传》的记载与《北史》基本相同，但“典故”作“典政”（据百纳本《二十五史》）。这样看来，“事关典故（或典政），邵援笔立成”云云，应当是说邢邵著文解释辨明前代朝廷典制，而

①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② 吴直雄《界定典故多歧义，〈辞海〉定义应遵循》，见《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版）第34卷第3期，2003年5月。

不是今天所说的用典。赋诗作文时运用典故的现象在先秦就已经很常见了,例如《尚书·盘庚上》就引用传说中前代贤人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但是,“典故”一词有现今通行的含义是很晚的事,而且直到今天,从本质上认识什么是典故,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典故”一词,各种辞书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关于典故的概念,许多研究者的看法也有分歧。下面是几部现今通行的工具书对“典故”一词的解释:

《辞源》、《辞海》: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汉语大词典》: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

《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对“典故”的解释还有“典制”、“掌故”或“成例”之类的义项,这些与本书所研究的典故在含义上有联系,但其差异则很明显,这里不想讨论它们与本书研究的典故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典制”之类义项这里就没有列出。

对比上面所列的各种解释可以看出,《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和《辞源》、《辞海》基本相同,只是在“诗文”后加上了“等作品”三字,这样就把可能用典的各种文章概括得更加全面。《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比《辞源》、《辞海》有了几点变动,一是把“古代故事”明确限定为“古书中的故事”,二是把“词语”改成了“词句”,三是在“词句”前没加“有来历出处”这个限定语。这几处改动是有道理的。首先,典故(无论是事典还是语典)应当是见于前代典籍的。如果一个故事从未被记录于书面,只在口头流

 绪 论

传(且不说这样流传的时间和范围都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后人的文章提到或叙述这个故事,恐怕也不能算是用典。其次,文章中用典故确实不仅用词语,也有的整句(或略加改动)引用。例如: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宋刘克庄《沁园春·梦方孚若》词)

知国亡,乃以淮西全境献北为已功焉。于是贵年八十馀矣。老而不死是为贼,其贵之谓欤!(宋文天祥《集杜诗·淮西帅序》)

第一例中的“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引用了《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记汉文帝评价李广的话:“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第二例中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则出自《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这种整句引用的情况在古今文章中并不罕见,恐怕不应排除在用典之外。至于《现代汉语词典》对“典故”的解释在“词句”前没有限定“有来历出处”,那是因为这条释义前面已有“古书中的”作为限制性定语,这个定语不仅限制“故事”,还限制“词句”。既然是古书中的词句,也就不必再出现“有来历出处”的限定了。

除了工具书上的定义以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就典故的定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此,吴直雄先生有过介绍。吴先生把目前各家对典故定义的看法总结为七种类

